如诗如画古梨园

□习习

农民老魏给游客挨个儿讲他的宝 贝。在一座老式木头风箱边,老魏讲 手工鼓动的风力如何吹走被连枷打过 的麦子上的麦麸。他讲得很生动,顺 着他的手势,仿佛能看到纷纷扬扬的 麸皮。

老魏讲解时,沧桑的脸上流露着微 妙的深情,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人们 跟着他,停到一根粗大的老水车的辐条 旁,辐条上挂着几条一指粗的麻绳。"你 们试一下这个绳子结实不?"有人使劲 拉扯绳子,说:"结实得很!"老魏于是讲 起麻绳的用途,演示什川的天把式怎么 用绳子为老梨树减负。"麻绳是马兰草 编的,马兰在什川的地里多的是,马兰 搓的麻绳很结实,使上蛮力是扽不断 的,你若是逆着麻绳扭的方向,抓住一 处,一拧,你看,咯噔断了。"

游客觉得神奇,学着弄,果然如 是。老魏满足地笑了。

68岁的老魏穿梭在他大大小小藏 品里,忙不迭地展示、讲解。十几年 前,他开始收藏这些农村的老物件,现 在已分门别类摆满了一个四合院。钉 耙、铡刀、耙子、连枷、搓斗,老家具、老 电器、三弦、太平鼓……大概有124个 种类上千件物品。老魏打开一个老旧 的留声机,小心翼翼放上唱针,留声机 竟然真的响了,响起的是大合唱《东方 红》。歌声磅礴,院子里立刻庄严肃穆 起来,老魏的表情也是。

上车村是皋兰县什川镇着力打造 的和美乡村示范村。老魏的"博物馆" 院门门额上挂着"世界第一古梨园农 耕文化展示馆"的牌匾。

上车村是什川古梨园的核心区, 游客走到上车村,必然绕不过这个免 费参观的院落。老魏声情并茂,百讲 不厌。

为啥想着收集这些?

老魏就是想让后人、让娃们知道 一下什川的农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在他眼中,这些农具都是祖辈用过来 的,对它们很有感情。老魏觉得到他 这个院子里来的人不会白来,比方城 里的娃们来了,他可以用这些农具完 整地讲一遍他们吃的面条、馒头是怎

老魏的公益心感动了远近很多村 民,有些村民把不用的老物件送上门 来,老魏感激地到院门口迎接。离展馆 不远,就是老魏家的果园,园子里有二 十几棵老梨树,他把这里搞成了农耕教 育示范基地,果园里摆着石磨、辘轳等 农具,游客们可以推磨,磨面磨豆子。

什川镇叫得最响的是什么? 当然 是古梨树。将近四千亩的梨园,其中 有三四百年树龄的梨树就有数千棵。 这么老的梨树为啥至今还能枝繁叶茂 果实累累? 老魏说:怎么定树距,怎么 嫁接、剪枝、驱虫、护树,老祖先留下的 智慧大得很。老魏一番有声有色的讲 述后,众人茅塞顿开。有人问:"这么 高的树,怎么摘下树尖尖上的果子?" 老魏说,天把式们自有办法。他轻巧 地踩上云梯,演示如何用梯子固定身 体、如何前后左右地自如行动。

初冬的梨园,落叶缤纷,有些树梢 梢上挂着先前被叶子藏着的大冬果、 软儿梨,金黄金黄的。风吹叶落,百年 古树更显苍劲。上车村先前有很大的 水车,现在,走在村里,虽看不到水车, 却能看到提灌来的黄河水在路边的灌 渠里流着。树木沉静、渠水潺潺,让上 车村有了一番别样的美。

走到陶园街,又见到了上车村的 另一个能人,65岁、一身斯文气的老 陶。沿街两面的民居墙上,一幅幅墙 画绝对算得上上车村的风景。其中 不少墙画出自老陶之手。墙画的内 容和农事、梨树、什川的历史文化、老 人家讲的故事密切相关,画风很是质 朴生动。什川的每个村都有墙画,因 而有了一个墙画班子,班子里老中青 都有。年轻人大都科班出身,像老陶 这样基本靠自学成为农民画家的人

他虽没有专业学过画,但爱了一 辈子画。上高中时,学校有四门选修 课,他选了美术。后来,从事的工作虽 和绘画没关系,但从没中断过习画。 和画墙画的年轻人不同,老陶祖辈都 是什川人,他对什川理解得深切,对什 川的感情深切。什川的前生今世,老 陶谙熟于心。街边的一面大墙上,他 画了四幅名为《什川四景》的墙画,什 川名胜和春夏秋冬,被他画得壮阔大 气,生动形象。那些老什川人,看着这 面墙都眼热。

院墙上,老陶的十几幅墙画组成 的十六米长卷,用白描的手法,图文并 茂地讲述了什川果农卖梨子的历史。 老陶笔下的仙女也叫人难忘,那幅名 为《梨花仙子》的墙画,雪白的花海上, 一位美丽的仙女衣袂飘飘地眺望远 方。在老陶的眼中,雄壮与柔美在什 川兼有。秋冬沉雄,春天来时,古什川 被一朵朵雪白的花仙子覆盖着,柔媚 至极。墙上有景,民居是景,眺望过 去,梨园是景、梨园里的农人也是景。 走在村里,就是走在画里。

老魏和老陶,上车村的两个能人, 都还有大计划。老魏的心野着哩,他 要把展示馆壮大成一个真真切切的博 物馆。老陶呢,什川的东西南北,还有 很多墙都在他今后的规划中。

都说天下黄河向东流,在什川,黄 河向西流、向北流。像个亲切的臂弯, 黄河环绕着什川镇,温润出一个果木 繁茂的古梨园。而今,在这和美乡村, 亲耳听农人说村子的变化、农人生活 的变化,心里颇为感慨。在甘肃、在中 国,和上车村一样,哪个乡村没有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这是立冬后的一场雪,很大,我站 在嘉峪关上看见了白雪的降临。

起初,从南面的祁连雪山深处呼 啸而来的是寒风,风卷着灰云铺满天 空时,气温很快就下降了。在呼呼的 风里,有雪粒零零星星,夹着沙砾打在 脸上,有点冰凉。不久,雪花飞扬着, 从灰云里落下来,像倾盆大雨,疾速又 猛烈地倾泻,很快就染白了山顶、峡 谷、河面、戈壁平原,染白了黑柴、蕉 蒿、酸刺、花花柴和盐爪爪,也染白了 远行的火车和汽车。

在嘉峪关西北面,披了一身白雪 的黑山,像一座岛屿,起伏在茫茫白雪 里。这座独立的山体,始终像燃烧后 凝固的岩浆,保持最初的样子,树木不 能把根扎进去,只有麻黄、蓬棵和蕉蒿 等,长在岩石的罅隙里,在雨里、雪里 一朵朵如花般伸进它的梦里。装在黑 山山坳里蓝莹莹的湖水,天晴时,容易 让人产生幻觉,以为是夏天长在黑山 坳里一片葳蕤的亚麻,现在,雪雾将这 些涂抹得了无痕迹。浮在黑山上的悬 壁长城也了无痕迹。嘉峪关外就是遥 远的西域,雪花里,我似乎看到林则 徐、纪晓岚、陶保廉们,坐着木轮车,咯 吱咯吱蹚过疏勒河数十条河道,涉过 漫漫沙碛地带,消失在白雪中。其实, 眼前除了白雪还有一条痕迹,一溜整 齐的电线杆矗立在地平线上,一座送 别亭和几只骆驼,在风雪里等待谁呢?

钢厂的高炉、城市的高楼大厦,远 远地隐在白雪里。隐在白雪里的还有 街道、树木和忙碌的人们。想呀,雪花 落在树上、街道上、行人身上,静悄悄 的,雪花落在街道旁密密的松树上,壮 美景象不由得让人更加热爱这座城市。

现在我站在嘉峪关城墙上,目之 所及不过几百米,一切在白雪里若隐 若现。九眼泉湖上没有飞鸟,几只小

船封在冰里,不能像张岱那样与两三 个友人,驾小船,拥毳衣炉火,在湖心 围炉说笑、看雪。此时,雪雾茫茫,天 空、灰云、湖水,上下一白,只有长城的 影子,像一条墨线深深地划过九眼泉 湖。嘉峪关下,杨树、国槐、红柳、青 松,枯黄的芦苇、冰草和泡泡刺密布, 雪雾里,红的、黄的、青绿和淡墨色树 林就是天然的山水画。嘉峪关,被这 样的水墨画衬托着,自然有了儒雅风 范、高贵气质。雪雾里,被红蓝绿色装 饰得十分鲜艳的城楼,借着风,借着鸟 的翅膀,离地欲飞。雪雾里,城楼周围 的廊柱像一支支红蜡烛,喜庆、喜悦的 情绪禁不住在心里萦绕。雪雾里,身 上落满白雪的游人走进将军府,静静

出嘉峪关,远处,雪粒被风吹来, 河流般疾速涌入门洞。穿过高大的门 洞时,迎面的风像河水冲刷着身体,此 时一个人就像一棵树,临风而立。此 时,嘉峪关内,白杨林正涛声滚滚,嘉

地,温暖瞬间流遍全身。

站在高处的槐树

□ 马巧凤

那棵老槐树还在高处站着 风与它吵闹了好多年,雨与它 纠缠了好多年,雪与霜亦磨练 了它好多年

那是时光给它的伤口,也是它 幸福的过往

它给每一个人点头微笑

给坐在树下的人遮阴纳凉 长芽,开花,结籽,落尽最后一

它不动声色地看着,一个小孩 变成了大人

偶尔的时候,也看一场露天的 电影

更多的时候,它会数路上走过 的牲口和人群

落下的乌鸦和喜鹊,带来了许

多消息

不需要说话,便把村子的悲喜 尽收心中

苞谷挂在屋檐下

□ 景协民

苞谷终于收完了 那么多苞谷挂在屋檐下 像是明媚的日子都聚在了一起 我们坐在院子里 吃着刚从架上摘下来的葡萄 葡萄大都很甜,也有不太甜的 这再正常不过了 世间的事物一直都是这样 夜风微凉,秋虫在花园里鸣叫 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 我们都想多坐一会儿 好像善变的天空 也不想错过这个夜晚

登福寿桥

□ 张文军

站在福寿桥上 有几次,我看到太阳 把脸庞藏到了西山背后,看到 云朵神情比较慌乱

我知道,它们对我有小小误解 我不是刻意闯入它们的领地 我只是想扇动两翼 把桥栏上的福字和寿字 叼到很远的远方——

我要让它们 全部化为种子



今秋,生长在祁连山下的我,有 机会能到杭州的钱塘江边观潮。那 时岸堤上人流涌动,多是从外地慕 名赶来观潮的,有的甚至在岸边高 地上扎起了帐篷。

古诗曰: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 儿。原来潮起潮落是有一定时刻的。

天文学家解释说,其实江潮涌 动的现象在每个月的不同时段都会 发生。农历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 太阳、月亮、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 上,所以海水受到的引力最大,加之 钱塘江口状似喇叭形,酷似肚大口 小的宝瓶,海水倒灌易进难退,大量 海水从钱塘江口涌进来,江面迅速 收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只好后 浪推前浪,层层叠加,湍流激荡,形 成天下奇观。

观潮期间,钱塘江边可谓举袂 成幕,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我站立 在观潮警戒线外的不远处,仍然心 情紧张,生怕错过最佳观望时刻。

观钱塘江潮

□ 尚友文

踮脚引颈远眺,观望江水动态,鹄候 潮汛到来。

那天天气晴朗,江上能见度不 错。远望水天渺茫,江上波平浪静。 海潮到来前,远处先呈现出一个个细 小的白点,转瞬间变成一缕缕银色的 引线,随之听到一阵阵闷雷般潮水翻 腾的声音,由远及近,循循乎若戏曲 之鸣锣鼓;随即那条白线迅速上下翻 滚,汹涌澎湃的潮水呼啸而至,荡荡 乎如银河之落九天。

大潮迅速推进,潮峰有两层楼 高,后浪赶前浪,层层叠加,像一条 没有边际的银色宽带,犹如硕大无 朋的巨鲸喷柱,浩浩汤汤,排山倒

海;又似岸畔无边的水幕倾斜而来, 潮头推涌,水势迅急,伴有如雷之鸣 声,喷珠溅玉,其势不可抵挡,状若 万马奔腾。

浪潮尽管澎湃汹涌,来势凶猛, 然而转瞬即会消失,归于平静。对 于滔滔东去的大江来说,水势的汹 涌澎湃是短暂的,水流的波平如镜 却是常态。站在一往无前奔腾不息 的江边观潮,不禁令人感叹上苍造 物之诡谲万象,顿生一种快意,涌动 着一股奋进之力,有一种心旷神怡 的满足和舒畅。人生的过程犹如汹 涌磅礴的钱塘江潮,大多由激越归 于安详,由绚烂趋于宁静。

甘南二题

□ 肖成年

天下黄河第一弯

微风轻拂。草木在摇曳,格桑花 在摇曳。

所有摇晃的事物中,黄河最为 耀眼。

像晾晒在草原的一匹帛,第一弯把 蓝天的蔚蓝和雪山的冷白融合在一起。 像呈献于天地间的哈达,敬献给 风一样飘过的马群,云朵一样游动的

更像一道闪电! 不然,我第一眼 看到黄河第一弯跃出地平线的刹那,

我的心脏为什么会一次次悸动? 见过一轮太阳浸在河流的壮丽吗? 关于对你的描绘,通常会调用这 些词汇:壮丽、辽阔、雄浑……其实,哪 一个词汇都不能很好地和那个阔大的

弧度相契合。如果把你喻成一篇诗 章,你的第一弯其实是一个婉转清丽 的感叹句。

我曾在料峭的晨风中久久地凝望 着你:清冽、单纯、矜持,带几分羞涩几 分甜美。

这,就是我看到的黄河第一弯,是 黄河的一部分。

穿过甘南草原

满篇幅的草原上:草稞静谧、牛羊

风端来白云这杯青稞酒,散发着 草的清香,逼走我体内的狭仄和淡愁。 经历阳光也经历风雨的毡篷,涌出

袅娜的炊烟,那是在展示蓬勃的力量。 从甘南草原穿过,草原已经看不 到了,我心中的草又开始发芽。

花之境

□赵通

清晨出门,照例往山上去。从山 腰到山顶开始有雾,渐高渐浓,人行走 在飘飘忽忽的雾中,看着婀娜升腾的 雾,自己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雾顺着山坡爬升,近看山坡上的 花花草草苍翠含烟,色彩缤纷,各呈异 态。花丛中有一簇野棉花,高出别的 花草好多,花粉中带紫,花蕊金黄,未 开的花苞呈圆球形,略带紫色,花茎挺 直,叶片较大,毛茸茸的。花看起来并 不十分艳,但整株花却很和谐,在晨风 中轻轻地摇曳。朋友要摘回家,我有 点不忍,开玩笑说:你是夺大家所爱 啊,摘回去要不了两天就蔫了,长在这 里,我们天天还能看到。我这么一说, 她真的放弃了。

记得在乡下上小学的那几年,我 在自己家的院子开辟了一个花园,里 面种了不少花花草草,最多的是菊 花。有一年,父亲去外地出差,带来了 好多菊花。许多品种我们都很少见, 能记起名字的有:黄金钩、贵妃出浴 等。栽在花园里,都由我来管护。一 到秋天,各种颜色的菊花竞相开放,黄 金钩金黄金黄的,花瓣呈细丝状,很 长,上面还带个钩,在园中霸气十足。 白色的贵妃出浴,花瓣也呈细丝状,白 得含蓄。父亲还从城里带来了一棵 "令箭荷花",不多的几瓣,当时乡下没 有这种花,也是我那时见过的最名贵 的花。栽在花盆里,我们一家人精心 呵护了三年才开花。

乡下的院子有一棵绿牡丹。说是 绿牡丹,其实花瓣只有靠近花蕊的一 点是绿的,越近花蕊越是翠绿,就像上 好的玉石,白中带翠。那棵牡丹长得 很大,叶子很盛,好几年没开花。好多 人说绿牡丹很金贵,一般不开花,主人 家有喜事才会开花。说也怪,母亲从 乡下调往城里的那年,我家院子里的 绿牡丹开花了。一共有十来朵,花形 硕大,白花绿蕊,馨香无比。

到人家去玩,我也爱去有花花草 草的人家。有个同学常带我去他的邻 居家,主人是一位老人,住的是典型的 当地人的院落布局。他把院子打成了 品字形的三个格子,弄了三个花园,主 房廊下以门为中轴左右各一个,院子 的正东是一个大的花园,三个花园都 用青砖围着,有通风孔,面子是水泥 的。三个花园之间被丁字形的通道隔 开。院墙的东边,顺着墙根栽了蔷薇, 花是白色的,小,但很香,至今能清楚 地想起那股清香。南边和北边是"爬

花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记得 有菊花、百合、芍药、鸡冠花,还有能染 指甲的花。印象最深的是廊下的两个 花园,里边各有一棵牡丹,一面的是粉 色,一面的是白色。老人打理得很好, 花开出来很大,很香。

廊下两个花园之间,老人用竹子 编成拱门,一到夏天,牵牛花顺势而 上,一座绿色的拱门别具匠心,又不失 天然。到牵牛花开的时候,又是另一 番景致。

现在,每年春天逛花鸟市场也会 买几盆花,买得最多的是君子兰。去 年向同学要了一棵红豆杉。反复问 同学如何管护,同学说不要太精心, 一般不要浇太多水,不干不浇,浇则 浇透。我平常并不怎么管,十天半月 记起了浇点水,却绿叶婆娑,已然成 了一棵小树。

人到了中年,养花也随意了,在意 的更是那份心境。